

亦舒作品系列

[247.57]
Y51a11

红 尘

12



海天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曹玉华

责任技编 王 颖

责任校对 张 玫

书 名 红 尘

著 者 (香港) 亦 舒

出版发行者 海天出版社

深圳市福田区彩田南路

印 刷 者 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 广东省新华书店

开 本 850mm×1168mm 1/32

印 张 6.125

字 数 122.5(千)

版 次 1996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 1998 年 6 月第 3 次

印 数 20001—21000

I S B N 7—80615—429—2/I·128

定 价 9.80 元

独家版权 翻印必究

周如心有一份非常特别的职业，她的工作是修补瓷器。

当然不是普通缸瓦，一般碗碟跌崩口，或是落地开了花，多数扔掉算数。

周如心修补的是有市场价值的古董瓷器。

年轻的她在初中时期就随一位长辈学得这门手艺，老人家是她的姑奶奶，即是如心祖父的妹妹。

那位周金香女士很喜欢如心恬静沉默的性格，资助她读书，听她讲心事，并且把这门手艺陆续传授给她。

到如心正式为她工作时，她肯定已经年过六十，但不知怎地，保养奇佳，看上去只似五十许人，口角却更年轻。

她拿着客人送来的瓷器说：“其实所有东西破碎了都无法弥补。”

如心完全赞同。

姑婆加一句，“尤其是感情。”语气非常怅惘。

她独身，是名符其实的老小姐。

陈年有否为一段不可弥补的感情伤过心，已不可考，亦无人敢问，也许肯定有吧，如没有深爱过，怎么会有那么怅惘的神情。

她继而轻轻地说：“这些人，易碎之物没小爱心惜，待破损了又拿来修补，呵，想骗谁呢！”

如心不加思索地说：“骗自己。”

姑婆嗤一声笑出来，“讲得好。”

店开在都会旧区的古老大屋里，渐渐颇有点熟

誉，口碑佳，找上来的客人多数由熟人介绍，并没有太名贵的瓷器，不难应付，市面那么繁荣，收费略高也不为过，两婆孙生活相当舒泰。

如心有次对着镜子问：“我是蓝领，抑或白领，抑或什么都不是？”

如心在外国大学报了名读函授课程，选什么科目？当然是东方文物。

因为工作性质清高。毋需参予人事纷争倾轧，周如心气质有异一般年轻女子。

她脸上有一股秀丽的书卷气，举止飘逸潇洒，已有不少男士们问过“那白皙皮肤又爱穿白裙的女孩是谁？”

如心的特色是全身不戴任何装饰品，头发上一只夹钗也没有，全不见耳环项链戒指，因不必赶时间，也不戴手表，看上去非常清爽自然。

事情发生在一个夏日黄昏。

姑婆照例在最热的两个月到欧洲度假，只剩如心一人守着店堂。

为免麻烦，她迟一小时启铺，早一小时关门。

那日黄昏，因为空气调节出了点毛病，故此找了人来修理，技工迟到，又检查得仔细，故此打烊时已接近六点。

她正拉上闸门，背后有一个人焦急地说：“慢着，小姐，你可是缘缘斋负责人？”

如心无论什么时候都气定神闲，闻言微笑转过头去，只见叫住她的是一位年约五十余岁的男士，

头发斑白，身形维持得相当好，但神情颇为沧桑，这个时候，他甚至有点激动。

如心轻轻问：“有何贵干？”

那位男士料不到转过头来的会是一位大眼睛女郎，那漆黑的双瞳叫他想起了一个人，他愣住了。

倒是如心提醒他，“你找我们？”

那人才答：“是，是。”

“我们已经打烊，明天早上——”

“不，小姐，我有急事，请破例一次。”

他掏出手帕抹去额角上的汗。

如心这样想：如此凑巧，可见有缘，且看看他有何事。

她重新开启闸门，“请进。”

那人松口气。

如心招呼他入店堂，用一只宣统宜兴茶壶泡了龙井来。

茶壶上有延年二字，那人注意到，忽然苦涩地笑。

他把手中拿着的一只盒子放到桌子上。

接着递一张名片给如心。

如心低头看到黎子中三个字，名片上没印有任何衔头。

如心微笑，“黎先生，请先喝杯茶。”

黎氏像是自如心的笑靥里得到颇大的安慰，拆开盒子，“我有一件瓷器需要修补。”

如心莞尔，那自然，不然，何必赶来缘缘斋。

黎氏声音又沮丧起来，“我赶着要，希望在一天之内完工。”

如心说：“先看看是什么情况。”

黎氏叹口气，打开盒子。

如心看到的，只是一堆大小碎片。

她抬起头来，看着黎氏。

黎氏明白她的意思，“我知道，我知道。”

如心轻轻说：“烂成这样，如何再补？”

“不，请你帮帮忙。”

“这并非无意失手，此乃蓄意破坏，由此可知，物主已无怜物之心，不如另外找一件完美的。”

黎氏无言。

如心拾起碎片看了一眼，“这本是只冰裂纹仿哥窑瓶，约于光绪晚期制成，不算名贵，由于谐音碎与岁，瓶与平，暗藏岁岁平安吉语，故受收藏者欢迎，它随时可以找得到。”

如心已经站了起来。

她打算送客。

那黎氏抬起头，一脸恳切，刹那间他的面孔奇幻地变得非常年轻，神情像一个少年为恋慕意中人而充满纠缠之意。

如心讶异。

但随即他又恢复本来姿态，低下头，无限苍茫。

不过如心已经感动了。

为什么店名叫缘缘斋？总有个道理吧。

她轻轻说：“黎先生，我且看看我能做什么。”

那黎子中闻言吁出长长一口气，“谢谢你，谢谢你。”

如心说：“不过，即使把碎片勉强拼回原来形状，你必需知道，瓶子也不是从前那只瓶子。”

“是，我完全明白。”

“有人应该对这样的蓄意破坏负责。”

“那人是我。”

如心又得到一次意外。

“摔破瓶子的是我。”

如心知道她不方便再问下去。

“你星期三上午来取吧。”

“那是两天时间。”

“黎先生，修补过程很复杂。”

“是，我明白。”

他站起来，身形忽然佝偻，变得十分苍老。

走到门口，又转过身来，“小姐，你是专家，请问你又如何保护易碎之物？”

如心闻言一笑，“你真想知道？”

“愿闻其详。”

如心坦率地说：“我家不置任何瓷器，没有易碎之物，也就不担心它们会打碎。”

黎氏听了如心的话，浑身一震，然后离去。

如心注意到门外有等他的车子，司机服侍他上车。

她先锁上店门，然后看着那一盒子碎片发愣。

不是补不回来，而是补回来也没有用。

不过那位黎先生硬是要付出高昂代价来修补不可修补的东西，就随他的意吧。

那一晚，如心在店里逗留到深夜才走。

缘缘斋有一种秘方胶浆，处理瓷器，万无一失，这次当可派上大用场。

把瓷瓶大致拼好，如心轻轻说：“破碎的心不知可否如此修补。”

那夜她看了看天空，又说：“女娲氏不知如何补青天。”

叹口气，回家休息。

如心与姑婆同住，日子久了，与父母感情反而比较疏离，尤其不能忍受两个妹妹爱热闹的脾性。

如心个多月才回一次父母的家，姑婆的家才是她真正的家。

如心所言非虚，家中真无易碎之物，极少摆设，简洁朴素。

第二天清早她就回店工作。

拼好碎片，做打磨工夫，再补上瓷釉，做好冰纹，行外人离远看去，也许会认为同原瓶差不多。

可是明眼人却觉得瓶子毫无生气，宛如尸首。

如心对自己功力尚未臻起死回生境界甚觉遗憾。

若由姑婆来做，当胜三分。

可是姑婆去年已告退休，“眼睛不济事，凝视久了双目流泪不止，眼神还是用来多看看这花花世

界。”

风干，打蜡，都是细磨功夫。

黎子中先生在约定日子一早来提货。

他看到的如心穿着件米色真丝宽袍，笑容可掬，冰肌无汗，他对她有强烈好感。

如心把瓶子抱出来，他忽然泪盈于睫，“谢谢你的巧手，周小姐，它与原先一样了。”

如心不忍扫他的兴，与原先一样？怎么可能。

他问人工价。

如心说了约值瓷瓶三分之一的价钱。

那位黎先生掏出一张预先写好的支票。

如心一看银码，诧异地笑，“好买一对全新的了。”

黎子中也笑，一言不发离去，仍是那部车，那个司机。

如心站在店门口送客。

真是怪人。

打烂了瓶子，却把碎片小心翼翼收着，日后，央人修补，又自欺说同从前一样。

如心耸耸肩转回店里，缘缘斋照常营业。

那一个夏季，生意颇为清淡，如心坐在店堂里悄悄看《诗经》，一篇卫风叫木瓜，多么奇怪的诗名：投我以木瓜，报之以琼瑶，匪报也，永以为好也。

再过一个月，姑婆就回来了。

她说：“噢唷，这里天气还是那么炎热。”

可不是，八月快结束了，气温还高得只能穿单衣。

她看到柜面放着一只百花粉彩大瓶。

“谁拿来的？”

“廖太太，说是亲家公生日，叫我们把瓶口缺的地方补一补送过去做礼物。”

“嗯，这瓶花团锦簇，富丽悦目，寓意百花吉祥。”

“廖太太还说，攀亲家至好门当户对，否则人出鸡你出酱油就要了老命。”

姑婆听完这话直笑。

如心也笑。

“当初廖小姐嫁入豪门她好似挺高兴。”

如心说：“天真嘛，总以为世上有什么可以不劳而获。”

周金香女士看着侄孙，“你呢，你有无侥幸想法？”

“绝对没有。”

“那好，”姑婆颌首，“那你就不会失望。”

不过周如心有时会觉得寂寞。

整个秋天，每日上午她都在后堂练画流云八蝙蝠图案，以便修补花纹时得心应手，在瓷器上鸳鸯代表爱情、蝙蝠代表神社，蕉果与童子是招子，鹰与猴是英雄有后，帆船是成功，竹是君子，八仙是长寿，还有，除出长寿、平安、多子，功名也是传统社会重视的一环，鸡与鸡冠花便隐喻官上加官。

如心统统画得滚瓜烂熟。

凭这一门手艺，生活不成问题。

姑婆站在一旁看她练画，忽生感慨，“也得太平盛世，人们才有心思收藏这些玩意儿。”

如心笑，“那当然，排队轮米之际，谁还有空欣赏这些瓶瓶罐罐。”

“你太公说，清末民初转朝代时，无数宫廷古董流落民间。”

如心抬起头，“我还以为大半转手到欧美诸博物馆去了。”

“玩物，是会丧志的吧。”

“沉迷任何东西都不好。”

“对，保险箱里有一张黎子中署名支票——”

“那是一位感恩的客人。”

“可见你手工是越发精湛了。”

如心谦逊道：“哪里，哪里。”

混口饭吃是可以的。

初冬的早上，姑婆已在招呼客人。

老人家耐心解说：“这尊文殊菩萨像由柳木雕成，小店不修理木器，我介绍你到别处去。”

如心一看，果然是代表大仁的文殊，因为骑在狮子上，不同菩萨蹲不同的神兽。

那客人不得要领，只得捧着木像走了。

如心问：“是真的十五世纪明朝产品？”

姑婆笑不可抑，“你觉得它是真的，它便是真的，即使它是假的，它也不会害人。”

这时候，有一西装客推门进来，“我找周如心小姐。”

如心讶异，“我就是。”

“周小姐，”那人走近，掏出名片，“我是刘关张律师楼的王德光。”

“噢，王律师，什么事？”

“周小姐，你可认识一位黎子中先生？”

如心抬起了头，“他是一位顾客，他怎么了？”

“他于上星期一在伦敦因肝癌逝世。”

如心忍不住啊地一声，觉得难过。

如今想来，他的确有病容，与他有一面之缘的如心深深惋惜。

王律师取出文件，“周小姐，黎子中遗嘱上有你名字。”

这次连阅历丰富，见多识广的姑婆都在一旁啊一声。

“黎子中先生把他名下的衣露申岛赠予你，你随时可以到我们办事处来接收。”

周如心站起来，无限惊愕，“什么，他把什么送给我？”

王律师笑，“一个私人岛屿，周小姐，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名字，叫衣露申，英语幻觉的意思。”

周如心跌坐在椅子上，半晌作不得声。

过一会儿她问：“王律师，这个岛在何处？”

王律师摊开带来的地图，“别担心，它并非在蛮荒之地，看，它位于加拿大温哥华以西温哥华大

岛附近，乘街渡十五分钟可达 BB 磨城，转往温埠只需个多小时。”

“它叫衣露申？”

“是，周小姐。”

周如心瞠目结舌，“我要一个岛来干什么？”

“周小姐，该处是度假胜地。”

“露营？”

“不不不，周小姐，岛上设备完善，有一幢五间睡房的别墅，泳池、网球场以及私人码头与游艇，啊对，还备有直升飞机及水上飞机降落处，有一男一女两位管家打理一切设施。”

如心看着姑婆，不知说什么才好。

王律师十分风趣，“周小姐几时招呼我们去玩。”

气氛缓和。

如心问：“黎先生还有没有其他嘱咐？”

王律师摇摇头，“我并非他遗嘱执行人，那位律师在伦敦，因这部分牵涉到本市的周小姐，他们才委托我来做。”

“谢谢你，王律师。”

“周小姐，请尽快来办理接收手续。”

周金香女士此时缓缓地说：“往后，谁负担岛上一切开支？”

王律师欠欠身，“所有开销黎先生已囑地产管理公司按期支付，毋须担心。”

呵，端的是十分周到。

“我告辞了。”

王律师走后，如心大惑不解，“为何赠我以厚礼？”

姑婆代答：“投我以木瓜，报之以琼瑶。”

人生充满意外。

姑婆问：“你会去那岛上看看吧？”

“或许待等到春季吧。”

“它叫衣露申，幻觉的意思。”

“那位黎子中先生对生命好似没有什么寄望。”

“每个人的人生观不一样”姑婆感叹，“可惜我没见过这位黎先生。”

如心在地图上找到衣露申正确位置，原来它西边向着浩瀚的太平洋，又在地产专家处得到资料，原来这种无名小岛在温哥华时时有得出售，而且价格不算昂贵，约百万加元便有交易，岛主并有命名权。

最考人的地方是建屋铺路以及日后维修的费用。

专家说：“岛上没有挖土机，运去实在更麻烦，泳池要用人工开出，十分昂贵。”

王律师催促了好几次，周如心终于去签名承继衣露申岛。

自该日起，周如心成为衣露申岛岛主。

王律师笑道：“周小姐假使愿意移民，我可代办手续，做一点投资，很快可以办妥。”

如心只说要想一想。

过年前，店里忽然忙起来。

可能是送礼的季节到了，又可能过年要讲究摆设，需要修补的古玩堆满店堂。

若不是通宵赶工，怕来不及交货。

姑婆说：“推掉一两单嘛。”

“都由熟人介绍，不能叫他们觉得没面子。”

姑婆看着如心，“把这店给你呢，只怕消耗你的青春，不给你呢，又不晓得如何处置它。”

如心抬起头来，有不祥之感，“姑婆说什么？”

姑婆笑道：“最近老是觉得累。”

“你不忙上店来，过了年再算。”

“人手不够。”

“我们稍后请一个女孩子帮忙。”

“不，用一个男孩子好，可以帮我们担担抬抬。”

“就这么敲定了。”

除夕，客人来领走了所有的古董。黄昏，如心打算打烊。

姑婆忽然说：“如心，你去看看对街的茶餐厅是否仍在营业，我想喝一杯香浓檀岛咖啡。”

如心立刻说好，“我马上去。”

其实店里备有咖啡，可是姑婆想喝对街的咖啡，又何妨跑一趟，如心就是这一点善解人意。

伙计笑，“周姑娘，还未休息？”

“这就走了。”

店里还有无处吃团年饭的客人，世上总有寂寞

的人。

今晚看样子她要陪姑婆吃饭，八九点才回父母处去。

盘算着回缘缘斋，推开门，发觉姑婆坐在椅子上，手肘搁桌子上，一手托着腮，垂着眼，正微笑。

如心说：“昨日我吩咐佣人做几个清淡的菜，且拨电话去问一声进展如何。”

电话拨通，女佣以愉快的声调问几点钟开饭。

如心笑道：“七点正吧。”

挂了线，她转过头来，发觉姑婆的姿势一点也没改变，仍然垂目微笑。

如心怔住。

“姑婆，”她轻轻走近，“姑婆？”

她的手搭在姑婆肩膀上，该刹那她浑身寒毛竖起来，双手颤抖，姑婆的身子受力，仰面靠倒椅背上，仍然半瞋着眼，仍然嘴角向上弯，似做了一个无名美梦，她已经离开这世界。

她跟着她的梦走了。

那一夜，如心要到午夜才到家，佣人仍在等她，菜都搁桌子上全凉了。

女佣狐疑地问：“小姐，你到什么地方去了？姑婆呢？”

如心疲倦地答：“姑婆不回来了，姑婆今日傍晚已经去世，从此住到宁静无人打扰的地方。”

女佣呆若木鸡，手足无措。

“她已毫厘，毋需伤心，去，去替我沏杯热茶。”

如心用冷水洗把脸，拨电话通知父母。

她语气很平静：“……丝毫没有痛苦，不，没有遗言，我会打理一切……我不回来过年了，是，再联络。”

挂了线，她喝干茶，进房，一头栽进床里，便睡着了。

如心没有做梦，但是耳畔一直萦绕着警察问话的声音以及救护车号角声。

即使在睡眠中，她也知道姑婆已离她而去。

清晨她已醒来，轻轻走进姑婆卧室。

房间相当宽大，漆乳白色，一张大床，一只五斗橱，另有一列壁柜，收拾得十分整洁，不同一般老人，姑婆很少杂物，而且房间空气流通，丝毫没有气味。

如心坐在床沿，一颗心像有铅坠着。

女佣也起来了，悄悄地站在门口。

如心抬起头，“你尽管做下去，一切照旧。”

“我同你做早餐。”

“我不饿。”

“总要吃一点。”

她说得对，如心颌首。

如心轻轻拉开抽屉找姑婆遗言，可是老人并无留下片言只字。

片刻有人按铃。